

中國文學精華

墨子精華

墨子精華

目錄

所染	一
法儀	四
七患	七
辭過	一〇
三辯	一五
尚賢上	一六
尚賢中	一九
尚同中	二四
尚同下	三二、

目錄

非攻上	三九
節用上	四一
天志上	四三

墨子精華

所染

唐荆川曰：句法住。

孫月峯曰：此篇歷敘所染之當，否足令人主心惕。

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：染於蒼則蒼，染於黃則黃。所入者變，其色亦變，五入必而已，則爲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非獨染絲然也，國亦有染。舜染於許由、伯陽，禹染於皋陶、伯益，湯染於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於太公、周公；此四王者所染當，故王天下，立爲天子，功名蔽天地，舉天下之仁義顯人，必稱此四王者。夏桀染於干辛、推哆，殷紂染於崇侯、惡來，厲王染於厲公、長父榮夷公，幽王染於傅公、夷蔡公穀；此四王者所染不當，故國殘身死，爲天下僂，舉天下不義辱人，必稱此四王者。齊桓染於管仲、鮑叔，晉文染於舅犯、高偃，楚莊染於孫叔沈尹，吳闔閭染

楊升菴曰：忽轉。

於伍員文義，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；此五君者所染當，故霸諸侯，功名傳於後世。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，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，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，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，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，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；此六君者所染不當，故國家殘亡，身爲刑戮，宗廟破滅，絕無後類。君臣離散，民人流亡，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，必稱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於染當，故善爲君者，勞於論人，而佚於治官。不能爲君者，傷形費神，愁心勞意，然國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。非獨國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，則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榮，處官得其理矣；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，則家日損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處官失其理矣；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。詩曰：必擇所堪，必謹所堪者，此之謂也。

楊升菴曰：開後來纖巧法門。

【音釋】【伯陽】畢沅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伯陽，蓋老子也，舜時師之者也。【夏桀染於干辛推哆】

畢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云：干辛，桀之嬖臣。推哆，古今人表作雅修。

【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公】畢云：呂氏春秋屬作魏云：魏榮二卿士。史記云：厲王好利近榮夷公。

【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】畢云：呂氏春秋作魏公鼓蔡公教。

【高偃】畢云：呂氏春秋高作郤，疑當作郤，晉有郤氏。【楚莊染於孫叔沈尹】畢云：呂氏春秋作沈尹，又贊賈有沈尹，又尊師云：楚莊師孫叔敖沈尹，新序作沈尹。

【文義】畢云：呂氏春秋作文之儀，高誘曰：文氏之儀名。

【大夫種】畢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大夫種，文氏字子禽，楚之鄙人。

【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】畢云：呂氏春秋長作張，胜作生。高誘注云：吉射，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，張柳朔王生二人者，吉射家臣也。

【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】畢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寅，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，籍秦高彊其家臣。

【太宰嚭】畢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嚭，晉伯宗之孫，楚州黎之子。

【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】畢云：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尚，魏公子牟之後。魏得中山，以邑之義長其二臣。

【偃不禮】畢云：呂氏春秋偃作田，是禮作禮。

【行理性於染當】畢云：性當爲生。

【處官得其理矣】畢云：理猶治。

【則段干木禽子】畢云：呂氏春秋曰：田子方學於子夏段干木。又云：禽滑釐學於墨子，許犯學於禽滑釐。

【必擇所堪】畢云：堪，當爲堪假音。

所染

法儀

子墨子曰：天下從事者，不可以無法儀，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。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，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，百工爲方以矩，爲圓以規，直以繩，正以懸，無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爲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雖不能中，放音仿依以從事，猶逾己。故百工從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國，而無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辯也。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？皆法其父母奚若？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。皆法其學奚若？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學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。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爲法。故父母學君三者，莫可以爲治法而可；然則

陶石套曰：父母學君爲不仁，奇論快人。

陳明卿曰：博父母之名，居不仁之實，可乎？

楊升菴曰：然則

奚以句，再見文
心轉曲。

孫月峯曰：疊呼
疊應，層卸而下，
是絕好章法。

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廣而無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聖王法之。旣以天爲法，動作有爲，必度於天。天之所欲，則爲之；天所不欲，則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？以其兼而愛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愛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今天下無小大國，皆天之邑也。人無幼長貴賤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牴羊豢犬豬，潔爲酒醴粢盛，以敬事天。此不爲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？故曰：愛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惡人賊人者，天必禍之。日殺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？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。

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

故天福之，使立爲天子，天下諸侯皆實事之。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詬天侮鬼，賊其人多，故天禍之，使遂失其國家，身死爲僂於天下，後世子孫毀之，至今不息。故爲不善以得禍者，桀紂幽厲是也；愛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湯文武是也；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。

陳明卿曰：兼字學問之原。墨子之兼本於天，世人之兼濫於人，兼亦有大焉。

陶乃冰曰：文法如轉丸。

【音釋】【巧者能中之】畢云：史記索隱云：倉頡篇曰：中，得也。【放依以從事】畢云：說文云：仿，相似也，放，與仿同。【猶逾己】畢云：猶勝于己。【此不若百工辯也】畢云：說文云：辯，治也。【此以莫不憐

羊豢大豬】畢云：當作欄牛羊。說文云：欄，以芻蕘養牛也。豢，以穀圈養豕也。玉篇云：欄，則俱切，今作欄。【桑盛】畢云：說文云：桑，稷也，桑，稻餅也，然則桑盛之字作蠶。

方輶菴曰：七患
句句的確。

七患

子墨子曰：國有七患，七患者何？城郭溝池不可守，而治宮室，一患也；邊國至境，四鄰莫救，二患也；先盡民力無用之功，賞賜無能之人，民力盡於無用，財寶虛於待客，三患也；仕者待祿，游者憂反，君修法討臣，臣懾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爲聖智，而不問事，自以爲安疆，而無守備，四鄰謀之不知戒，五患也；所言不忠，所忠不信，六患也；畜種菽粟，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，賞賜不能喜，誅罰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國，必無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敵至國傾；七患之所當，國必有殃。

凡五穀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爲養也。故民無仰則君無養，民無食則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務也，地不可不力也，用不可不節也。五穀盡收，則五味盡御於主，不盡收則不盡御。一穀不收謂之饉，二穀不收謂之旱，三穀不收謂之凶，四穀不收謂之饑，五穀不收謂之饑。歲饉則

常祿畢竟減不得，訓廉箴即是生財法，願有位哉此。

陳明卿曰：吝者凶之徵。

孫月峯曰：關鎖得緊。

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，旱則損五分之二，凶則損五分之三，饑則損五分之四，饑則盡無祿，稟食而已矣。故凶饑存乎國，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，大夫徹縣，士不入學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諸侯之客，四鄰之使，雍食而不盛，徹驂駢，塗不芸，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

今有負其子而汲者，隊其子於井中，其母必從而道之。今歲凶民饑，道饑重其子，此疚於隊，其可無察邪？故時年歲善，則民仁且良；時年歲凶，則民吝且惡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？爲者寡，食者衆，則歲無豐。故曰：財不足則反之時，食不足則反之用。故先民以時生財，固本而用財，則財足。故雖上世之聖王，豈能使五穀常收，而旱水不至哉？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。故夏書曰：「禹七年水。」殷書曰：「湯五年旱。」此其離凶饑甚矣，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？其生財密，其用之

節也。故食無備粟，不可以待凶饑；庫無備兵，雖有義不能征，無義城郭不備全，不可以自守；心無備慮，不可以應卒。是若慶忌無去之心，不能輕出。夫桀無待湯之備，故放；紂無待武王之備，故殺。桀、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，何也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。故備者國之重也，食者國之寶也，兵者國之爪也。爪牙所以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。此三者國之具也。故曰：以其極賞，以賜無功，虛其府庫，以備車馬衣裘奇怪，苦其役徒，以治宮室觀樂，死又厚爲棺槨，多爲衣裘，生時治臺榭，死又修墳墓，故民苦於外，府庫單於內。上不厭其樂，下不堪其苦，故國離寇敵，則傷民見凶饑，則亡。此皆備不具之罪也。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。故周書曰：「國無三年之食者，國非其國也；家無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」此之謂國備。

廖明河曰：一篇時事奏疏。

【音釋】「畜種菽粟」畢云：菽正爲尗。【塗不芸】畢云：芸，燕省文。【隊其子於井中】畢云：此隊正字。說文云：隊，从高隊也。【重其子】畢云：言重於其子。【故時年】畢云：說文云：年，穀孰也，故曰時年。【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】畢云：管子權數云：管子曰：湯七年旱，禹五年水，與此文互異。莊子秋水云：湯之時八年七旱。荀子王霸云：禹十年水，湯七年旱。賈誼新書云：禹有十年之善，故免九年之水；湯有十年之積，故勝七年之旱。淮南子王術云：湯之時七年旱文異。【此其離凶餓甚矣】畢云：離，讀如離。【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】畢云：言慶忌離勇，猶輕出致死，其事見吳越春秋閭閻內傳。【府庫單於內】畢云：單，音丹，單盡也。【故國離寇敵】畢云：離，讀如離。

辭過

楊升菴曰：此正生財之要，節用愛人之道，簡而易操，約而易成者，恨未有以告之。

子墨子曰：古之民未知爲宮室，時就陵阜而居，穴而處下，潤濕傷民，故聖王作爲宮室。爲宮室之法，曰：高足以辟潤濕，邊足以圉風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宮牆之高，足以別男女之禮，謹此則止，費財勞力，不加利者不爲也。役修其城郭，則民勞而不傷；以其常正收其租稅，則民費而不病；民所苦者非此也，苦於厚作斂於百姓。是故聖王作爲宮室，

陳明卿曰：安節以立教。

何叔公曰：中情句妙絕，要知凡人之情，皆聖王有以開之，庸流拂情而反目之情多，聖王適情而固謂其情忘，反說俗儒之說也。○綢繆化物，天地亦只一個情。

便於生，不以爲觀樂也；作爲衣服帶履，便於身，不以爲辟怪也。故節於身，誨於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財用可得而足。當今之主，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。必厚作斂於百姓，暴奪民衣食之財，以爲宮室臺榭，曲直之望，青黃刻鏤之飾。爲宮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，是以其財不足，以待凶饑，振孤寡，故國貧而民難治也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，當爲宮室不可不節。古之民未知爲衣服，時衣皮帶，菱冬則不輕而溫，夏則不輕而清。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，故作誨婦人治絲麻，裋布絹，以爲民衣。爲衣服之法，冬則練帛之中，足以爲輕且煖，夏則絺綌輕且清，謹此則止，故聖人爲衣服，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，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。當是之時，堅車良馬不知貴也，刻鏤文采不知喜也，何則？其所道之然。故民衣食之財，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，何也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，而不感於外也。是以其民儉而易治，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。府庫實滿，足

黃旨玄曰：三異之杼軸將空矣，請以此爲尙衣。
縗。

邱瓊山曰：今尙方開廚校以萬計，嗟乎！玉食雖極水陸之珍，定不須多許易牙，讀此有慨，偶爲拈出。

以待不然。兵革不頓，士民不勞，足以征不服。故霸王之業，可行於天下矣。當今之王，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。冬則輕煖，夏則輕清，皆已具矣。必厚作斂於百姓，暴奪民衣食之財，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。鑄金以爲鉤，珠玉以爲珮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鏤，以爲身服。此非云益煖之情也，單財勞力，畢歸之於無用。以此觀之，其爲衣服，非爲身體，皆爲觀好。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，其君奢侈而難諫也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好淫僻之民，欲國無亂不可得也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，當爲衣服不可不節。古之民未知爲飲食，時素食而分處，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，以爲民食。其爲食也，足以增氣充虛，彊體適腹而已矣。故其用財節，其自養儉，民富國治。今則不然，厚作斂於百姓，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。大國累百器，小國累十器，前則方丈，目不能徧視，手不能徧操，口不能徧味。冬則凍冰，夏則飾饐，人君爲飲食如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富貴者奢。

侯晉陽曰：句法
甚奇。

侈，孤寡者凍餒，雖欲無亂不可得也。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，當爲飲食不可不節。古之民未知爲舟車，時重任不移，遠道不至，故聖王作爲舟車，以便民之事。其爲舟車也，全固輕利，可以任重致遠，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。是以民樂而利之，故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勞而止足用，故民歸之。當今之王，其爲舟車與此異矣。全固輕利皆已具，必厚作斂於百姓，以飾舟車。飾車以文采，飾舟以刻鏤，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，故民飢。人君爲舟車若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其民飢寒並至，故爲姦姦多則刑罰深，刑罰深則國亂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，當爲舟車不可不節。凡回於天地之間，包於四海之內，天壤之情，陰陽之和，莫不有也，雖至聖不能更也。何以知其然？聖人有傳，天地也則曰上下，四時也則曰陰陽，人情也則曰男女，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。真天壤之情，雖有先王不能更也。雖上世至聖必蓄私，不

以傷行，故民無怨。宮無拘女，故天下無寡夫。內無拘女，外無寡夫，故天下之民衆。當今之君，其蓄私也，大國拘女累千，小國累百，是以天下之男多寡，無妻，女多拘無夫，男子失時，故民少。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，當蓄私不可不節。

凡此五者，聖人之所儉節也，小人之所淫佚也。儉節則昌，淫佚則亡，此五者不可不節。夫婦節而天地和，風雨節而五穀熟，衣服節而飢膚和。

胡可泉曰：詳明懇惻，一篇絕大文字。

陳明卿曰：五大段忽作三語收，甚老。

【音釋】

【役修其城郭】畢云：當云以其常役，上脫三字。

【冬則練帛之中】畢云：中讀去聲。

【珠

玉以爲珮】

畢云：珮當爲佩，古無珮字。

【樹藝】

畢云：古只作藝。說文云：藝種也。从廾，畝持而種之。

【夏則

節儉】

畢云：節者，獲食之暮是也。禮說文云：飯儉溼也。

陳明卿曰：息字，妙洗而不息，所以爲妙也。

楊升菴曰：象功昭德樂爲王道之終，然升降淳漓，又開氣運之始，微乎微乎，誰與參此？

三辯

程繁問於子墨子曰：「聖王不爲樂，昔諸侯倦於聽治，息於鐘鼓之樂；士大夫倦於聽治，息於竽瑟之樂；農夫春耕夏耘，秋斂冬藏，息於聆缶之樂。今夫子曰：『聖王不爲樂，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，弓張而不弛，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？』」子墨子曰：「昔者堯舜有第期者，且以爲禮，且以爲樂。湯放桀於大水，環天下自立以爲王，事成功立，無大後患，因先王之樂，又自作樂，命曰濩，又修九招。武王勝殷，殺紂，環天下自立以爲王，事成功立，無大後患，因先王之樂，又自作樂，命曰象。周成王因先王之樂，命曰騶虞。周成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武王，武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成湯，成湯之治天下也，不若堯舜。故其樂逾繁者，其治逾寡，自此觀之，樂非所以治天下也。」程繁曰：「子曰：『聖王無樂，此亦樂』」